

■新作聚焦 李延青小说集《人事》:

在世俗与诗意图之间

□胡学文

李延青的小说集《人事》(花山文艺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共收录了11部短篇小说。除个别篇幅超过一万字,其余皆在五六千字。但就是这几万字的小说,却打上了鲜明的个人标识,令人想起耐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巴别尔的《骑兵军》、乔伊斯的《都柏林人》。一般来说,单篇耐读,整部小说集既检验作者,又考验读者。李延青的短篇小说特点在于其地域特征、时代特色和艺术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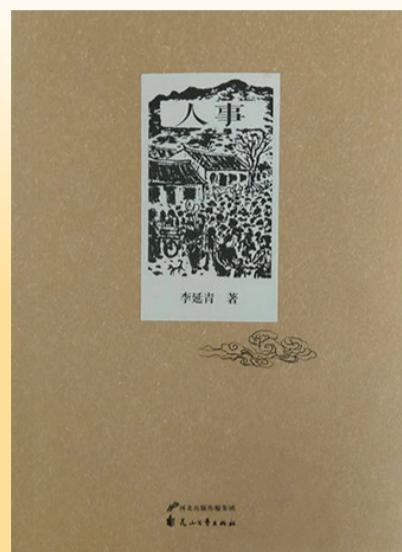
李延青虽然写的是短篇,却构建了自己的文学王国。之前,他出版过一部随笔,书名就是《鲤鱼川》。小说的发生地也在鲤鱼川。这个名字首先是地理的,作者写的是华北平原的边缘地带。但若用华北平原,地理虽阔,却少了文学意味,而鲤鱼川湿润诗意图,有着无限的意蕴。其次也是更重要的,鲤鱼川是文化综合体,在这个旗帜下,可以虚构地理。若把东北平原的山川河流移到华北平原,那是不可能的,一百个愚公也不可。但在文化地理中,作家可以大胆妄为可以肆无忌惮。当然,原有的底蕴不会变,基本属于独家秘笈。在文学史上,许多作家成功构筑了自己的文学王国,如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神秘南美、福克纳的约法纳克他帕郡、帕慕克的伊斯坦布尔、莫言的高密和贾平凹的商州等。在自己的领土上,作者当然就是帝王,可任意驰骋自由飞翔。但作为帝王并非易事,并不是说划定一定范围起个与文学有关的名字就可以,文学符号绝不是商标。在这片领地上,飞鸟和云朵、蝴蝶和花草、游鱼和溪水、炊烟和房屋以及婚丧嫁娶、言谈举止等等,都吮吸着特别的营养,散发着特有的气息。或者可以这样说,有着同样的根脉。

《人事》的根脉在鲤鱼川。李延青的成功构筑,一个原因是人物在不同的小说出现,这篇是主角,下篇是配角。如银子同时出现在《旧事二题》《饮食男女》等小说中,彼此交叉、相互印证,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轻易透射乡村的秘密——从人物关系走进伦理深处。或者说,对人物关系的解读就是对乡村伦理的注释。叫银子的女性其他地方也有,但这一个只属于鲤鱼川。另一原因在于,李延青写出了鲤鱼川的风俗礼仪、人情往来——乡村文化正是凭此得以传承。人物的个性自然各不相同,但因为在相同的地域,言说方式会有相似性,比如银子与豌豆两位经历不同的女

性,我甚至能听出她们鲤鱼川味的乡音。乡音是一个地域区别另一地域最明显的特征。再一个原因是作者在景物描写时反复出现鲤鱼川,如《饮食男女》《发小们的病》等,像一面高扬的旗帜,告诉你这是什么地方,有的小说虽未明言,但通过对庙宇、植物、甚至土炕的描写暗示读者,到了谁的地界。因为曾经到过那里,亲切感顿生。

小说的时间跨度很大,从抗日战争一直到改革开放后,几乎一个世纪。人和事各不相同,但无论是抗日题材还是当代生活,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首先说抗日题材的小说,《饮食男女》《旧事二题》《胶皮大车》均属此范围。与长篇小说正面进攻不同,短篇小说是轻巧型武器,所以关于那个时代,作者并没有大段描写,而通过人物命运得以窥视,所谓窥一斑知全豹。在对战争的书写上,作家们一直不停地探索,如俄罗斯作家由保家卫国的主题转到对战争的反思上,另一些作家则关注战争对人的伤害,如《朗读者》,而卡尔维诺的《良心》则思考战争的本质。正是这些变化,让文学绽放出创造的光彩。河北有不少长篇是关于抗日的,李延青虽然也写抗日,但显然与他人不同,他是迂回式的。战争已成为生活的一部分——看看遍地炮楼就知道了,都穷村北山炮楼、北盘炮楼、灵堂院炮楼、千根炮楼。鲤鱼川被封锁在中间,是另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有男欢女爱,有嫉妒有仇恨,自然也有鲜血有牺牲。战争已嵌入了他们的日常,如《胶皮大车》,说的拉土,却插入一段描写:“此时,太阳正向西山上空那抹灰黑色的云层坠去,北坡垴上的炮楼突兀地矗立在余晖中。没有一丝风,竖在炮楼顶上的膏药旗在燠热的空气里仿佛丧尸一动不动地低垂着”。没有一个人可以置身战争之外。上世纪30年代的时代特征之一,就是对侵略者的抗争、对命运的抗争。小说中描写的都是普普通通的个人,都有自己的抗争方式,比如缝缝,两边都不得罪,却偏向西山的八路;比如豌豆,不过是个普通的揣着梦想的妇女,仍然不能逃脱。在李延青笔下,个体命运永远存在于家园命运的羽翼之下。

《匠人》《发小们的病》归属当下系列。匠人是五行八作的家伙,如木匠、油匠等。小说中的周向文在这方面是有悟性的,和木匠聊聊天便能偷到木匠的技术,是技艺精湛的匠人。但他真正的匠人身份、也是作者着力突出的,是背诵语录。虽然



“与深刻相比,丰富对小说更为重要。丰富提供的是空间和阐释角度。《人事》中的11篇小说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把道理塞给读者,只是呈现了人世间的画面,语言质朴干净,有味道。这‘味道’正是小说的意蕴,能感知却说不清楚,越说不清楚越想触摸。”



远离了那个时代,个人生活有了很大变化,但时代的枷锁套得更牢了,所以才有了后来的遭遇。小说还写了同样爱好背语录的田桂生,与周向文形成合奏关系,暗喻出精神隐疾并非个体,属于那个时代。《发小们的病》则写了乡村的破碎,伦理开裂、欲望膨胀。发小们的病不过是个引子,整个乡村都病了。作者显然不为指出得了病,而是引人思考,关于人际关系、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等等。叙述者似乎是一味药,在叙述中化解了矛盾,但思考却没有随小说结束而停止。

艺术特色也是这部小说集值得称道的地方,文学的标记不是写了什么,而是艺术个性。一是采用摄影法,化繁为简,却有四两拨千斤的效果。作为短篇小说,撷取的多是生活的一个横截面,如果繁复,难免臃肿拥挤。而作者从一个极小的角度进入,既轻又巧,不但让我们看到横截面的纹理,还想象到整棵树的状貌。如抗日,作者没有正面描写,但就涉及的人物命运,却让读者窥见了战争的血腥和残酷。二是具有诗意图。世俗是小说的根,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但只在世俗内部下功夫,小说就失去存在的意义。李延青显然深谙小说之道,写世俗人生,却呈现出飞扬的姿态,在世俗与诗意图之间构筑了自己的世界。

写什么重要,怎么写同样重要,永远不能割裂。这是小说形成风格的缘由和魅力所在。

■关注

文学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盒,文学作品是礼盒里的一枚枚糖果。所有礼盒都有一个美丽的蝴蝶结。作家,作为向着太阳而飞的天使,不仅是糖果的制作者,还是蝴蝶结的编织者。

我有幸成为一名作家,成为制作者,手捧金丝带,编织蝴蝶结的人。当我意识到,我制作的糖果和编制的蝴蝶结不仅关乎到我个人的喜怒哀乐,更关乎到我的家人、亲人、老师和朋友的喜怒哀乐的时候,当我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我制作的糖果和我编织的蝴蝶结,不仅是送给自己和亲朋好友的礼物,还是送给众多陌生人的礼物的时候,当听到祖国的召唤,要我们每一个人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的时候,我的责任感突然就大了起来。这种把个人命运和祖国的命运连接起来的责任感,这种要用文学的光,照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感,一旦在一个作家的心里生根发芽,作家的创作必定会被赋予更多的灵感和更神秘的力量。

□徐广慧

在人类的舞台上,作家从来都不是舞台中央最耀眼的那一个,但这并不妨碍作家成为向着太阳而飞的天使。天使有一颗悲悯的心,作家也有。天使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让人类更美好,作家也是。作家不仅是天使,还敢于向着太阳而飞,在穿越如烟如火,探寻奥妙生命,由表象抵达事物内部的过程中,即使烤焦了自己,也要掉到月亮上。作家不是生活大舞台的旁观者,而是生活大舞台的幕后策划者,同时还兼职着背景音乐师和灯光师。作家可以把整个舞台搬到纸上,让人们的思维、信仰以及孤独彷徨带上墨香;作家用神奇的文字,将自然风光、生活故事卷成万花筒;作家用自己的慧心做调料,把真善美、假恶丑制成美味糖果。如果愿意的话,作家还可以给生活大河里的暗礁和荒漠里受伤的老鹰系上蝴蝶结。眼睛到达不了的地方,心灵能到达;心灵到达不了的地方,文学能到达。文学可以喂养灵魂,文学亦可以兴邦。文学是一项让人类变得更美好的壮丽事业,我有幸成了这项壮丽事业的见证者和参与者。

不必急于夸大文学的作用,只需用我们的勤奋和智慧,让文学散发出来的光芒更加多姿多彩,更加有温度,更能打动人心魄。我们酿制的糖果,也许不必更甜一点,只需更真实一点,更多味一点,更新鲜一点,更宝贵一点。既能触动人的味蕾,也能触动人心灵的糖果;既便于品味,又具备收藏价值。经典的文学作品能够照亮人生的路,也能点燃希望的灯;能够纵穿时空,记录生命的轨迹,也能横跨心灵,沟通人的情感,装饰人的梦想。好作品如佳酿般香醇,让生命发光;好作家如天使般美丽,让世界丰盈。作家的任务,就是让文学的礼盒更大一点,让礼盒里的糖果更多一点,让礼盒上的蝴蝶结更漂亮一点。

作家的创作离不开真实的生活体验和大胆的想象设计。如何用文学打通时间的隧道,开启时空的大门,如何把世间万象、人生百态绘制成为映射着生命光辉的地图,如何从大海里打捞出彰显着人类智慧的诺亚方舟,如何从泥土里筛选出金粉打造永不凋零的金蔷薇,这是每一个作家都必须面对的问题。既然是作家,就要像作家一样生活。作家是一项孤独的工作,但并不孤单。在文学现场,虚心向文学大师学习,勤奋执著、苦心钻研,是作家的日课。世界是混沌的,作家的心要清明,作家要用文学的筛子,让混沌的世界变得清晰。作家要通过文学作品,让人更有尊严,让山更宏伟,让水更自由,让花更婀娜,让阳光更妩媚。作家要让邪恶无处逃遁,让美好完美呈现。作家要让寂寞的人不孤单,让苦难的人看见光明,让善良的人感知现世美好。

文学的宽度和广度

■短评

赤子之心写就大爱情怀
——读王宏甲的《塘约道路》 □尹红芳

王宏甲以饱含深情的笔,紧扣时代脉搏,以扶贫攻坚为主题,书写了报告文学《塘约道路》。以一个当下贫困村里普通老百姓脱贫的动人故事,为我们塑造了人民的群像、英雄的画卷。

王宏甲通过书写塘约村的改革探索,让更多的读者走进“塘约村”这个世界,透过这个小世界主动思考国家发展前景,关心农村和农民命运。该书情感与思想并臻,叙事与论述交融,奔放着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等多学科融会贯通的交响。书中无论叙述或议论,处处彰显历史的高度、现实的深度和哲学的维度,整个文本,呈现出有劲道的质感和强大的自信。

《塘约道路》中,王宏甲始终带着家国情怀,探索村庄发展,心系国家发展的宏大主题。他以国家发展为主轴,着力探寻社会进步的机制、原因和动力,书写时代巨变。他抚今追昔,以历史的眼光分析社会发展问题,以历史的高度书写家国情怀。讲述塘约致富道路前的贫穷状况时,他上溯明朝至1951年土改前夕,回顾塘约土地开垦历史,探索塘约贫穷的根源。他联系当今时代背景分析塘约道路——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提出,加大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工作要做到“四个切实”,塘约村走出贫困正是“四个切实”重要作用的体现。他引经据典深入分析“土地问题”:土地问题是个悠久的问题,《汉书》里就写到的“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用在土改前的塘约村也完全合适。

从现实分析和历史梳理中,王宏甲探寻着历史发展的脉络、本质与趋势。他分析塘约的变化是在集体所有制得到巩固,党支部的领导作用得到加强的情况下迅速发挥出优势。因而,巩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保障我国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的不可动摇的底线。

在分析塘约致富道路时,王宏甲以历史的高度表现着强烈的家国情怀。他认为,“一个好社会,不是有多少富豪,而是没有穷人。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是为穷人谋利益,进而创造更好的社会。一个村庄最伟大的成就,不是出了多少富翁,而是没有贫困户。只有在不忘初心的党的领导下,聚全体村民共同发展,举全村之力直至帮助最后一个贫困者脱贫,才是最大的政策”。

《塘约道路》一书中深刻的分析,处处彰显着王宏甲特有的哲学辩证思维和真挚的民生情怀。在分析“塘约道路”中的塘约故事和塘约人物时,王宏甲从事物的现象出发,分析探寻事物的本质,条分缕析地呈现出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比如每章的结尾,王宏甲都会紧扣其论述事实在现象,深入挖掘事物发展的本质。在思考农村

经济发展时,他剖析道:在信息时代仅靠传统农业方式已无法承载农民生计,真正的贫困已日益表现为旧有生产方式的束缚,在改革的基础上深化改革势在必行;对于塘约的“产业结构调整”,他发表独特见解:产业结构调整是从组织生产的技术层面去说的,其深刻的原因还是把全体村民重新组织起来,才有如上所见崭新的劳动生活。

不止对“塘约故事”的剖析,对故事中人物的刻画,王宏甲同样无例外地以一种哲学的辩证思维去分析,探索现象背后的本质。比如,他在讲述引领村民致富的无私奉献典型房学凯、陈万德、陈大兴、左文学及其父亲左俊瑜的感人事迹时,不仅生动刻画了这些了不起的人物形象,塑造了一幅人民的群像和英雄的画卷,更是探索了这些人物背后的情感力量和精神支撑,继而探索其崇高精神,进而剖析其制度本质,他说: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取得的最伟大的制度性财富”,“是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及社会主义制度下,才培育出这样一批以关怀全体村民生活为己任的党支部书记”。

在《塘约道路》后记中,王宏甲坦言:“我在整

个采写过程中,一再感到这片土地上的新事物对我的教育和震动都很大。”他诚挚地表露着自己一次又一次走访塘约的心声:“似乎不只是为了更了解今日农村而一次又一次去塘约,似乎是去寻找我自己,似乎这个村庄的土地上、这个村庄农民的选择中,也有我精神的归依。”在探索塘约人民脱贫道路上,他以真挚的感怀和情感,清晰而深刻地探寻着塘约贫困户和脱贫攻坚力量的现实生活,展示着他们的拼搏人生和奋斗命运。

《塘约道路》也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作品,它的文学性建立于充分有力的细节和真切丰满的人物形象。王宏甲以一段朴素的白描,描绘了现实生活中的可敬的人物形象,比如令人肃然起敬的老共产党员、老农民、老父亲,敢于担当的年轻村干部,朴实、明理的农村媳妇等等。王宏甲努力探寻普通民众的现实生活,领悟他们的角色心理,深刻感悟他们的喜怒哀乐。

值得一提的是,王宏甲在描写刻画这些人物时,始终带着对现实情境的思考,以现实的深度书写着自身的人文情怀。他娓娓道出塘约道路的塘约经验,并殷切表达自己的体验感悟和人文关怀——农民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我们大家都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国家。我们个人也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人生。其间彰显的理性思维和感性的光辉,让我们深切地感受着文学的力量和深刻的生命感怀。

叶圣陶教师文学奖评选启动

本报讯 由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主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校园文学委员会和苏州市吴中区甪直镇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四届叶圣陶教师文学奖日前宣布启动。

据介绍,本届评奖范围限定为教师个人正式出版的文学著作,或在文学期刊发表的两万字以上的单篇作品。设立主奖5部、提名奖20部;为在文学创作上取得突出成果并产生一定影响力、年龄在60岁以上的教师作家设立“终身成就奖”。白烨、吴思敬、叶小沫等谈到,要在评奖活动中去发现新的作品,倡导新的创作理念,繁荣校园文学和文化。(正丽)

广东研讨叶清河李衡夏小说

本报讯 清远“80后”作家叶清河、李衡夏是广东省文学院第五届签约作家。近日,由广东省文学院、清远文联指导,清远作协主办,清远文艺评论家协会协办的叶清河李衡夏小说研讨会在清远举行。

与会专家对这两位作家的作品进行分析。大家谈到,文学要写出这个时代的人民的真实状态,反映出那些被忽略的声音,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目前青年作家的小说创作,在观念和写法上都需要进一步加以突破,清远的这两位作家作出了积极的探索。(马忠)

本报讯 12月1日,首届南方诗歌节新闻发布会在京举行。谢冕、陈晓明、黄怒波、程步涛、江泽全等参加发布会。

据介绍,南方诗歌节由南方都市报、中国诗歌学会、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主办,德庆县人民政府承办,计划每两年举办一次。首届诗歌节以“重温经典,情系德庆,走进新时代”为主题,将于12月20日起在广东德庆县启幕。其间举办主题研讨、主题讲座等学术讨论,还将组织作家走进农村、举办诗歌朗诵会等。

首届南方诗歌节征稿活动即日启动,至2018年12月30日面向全国及海外各地征稿。发布会现场还召开了“情系德庆·新诗百年——回看八十年代,走进新时代”座谈会,与会学者围绕上世纪80年代诗歌创作热潮展开交流与讨论。(刘晓闻)

伶仃洋上吟诵新诗篇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广东作协指导支持,中山市政协委员学堂、中山火炬开发区管委会、中山海事局主办的“2017粤港澳大湾区海诗会”在中山市伶仃洋举行。

活动中,评选发布了“古代十佳海洋诗歌”和“中外十佳海洋诗歌”、“当代十佳海洋诗歌”名单。诗人们在伶仃洋的船上热情朗诵海洋主题诗歌,共同感受海洋诗歌的独特魅力。诗人们还走进校园,为学子们送上精彩的诗歌讲座。(欣闻)

杭州研讨青年文艺批评

本报讯(记者 行超)由杭州文联主办,杭州文艺评论家协会、杭州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承办的“青年文艺批评·杭州对话会”暨“首届杭州青年文艺评论大赛”颁奖活动近日在杭州举行。徐勇、杨莎莎、周启星和王姝、王燕飞等青年评论家的10篇优秀评论文章分获二、三等奖(一等奖空缺)。

对话会上,徐兆寿、夏烈、张晓琴、金赫楠、饶翔、丛治辰、王婧飞、李振等谈到,在当下,文学创作和批评不能逃避和远离社会现实,文学工作者的关注点不应该只是狭窄的文学作品和文学现场,更应该敞开自我,与公共社会和更广泛的读者群展开交流。(王宽)

音
乐
剧
《紫檀》
展
现
工
匠
精
神

本报讯 12月13日至14日,河北廊坊首部大型原创音乐剧《紫檀》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演。该剧由廊坊市文广新局和河北坤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联合出品,陈蔚担任总导演,孟卫东作曲,钱晓天编剧,田浩、刘明、陈演、李源、廖裕文、欧阳雄文等主演。

《紫檀》讲述了一代清宫名匠为保护民族瑰宝、维护手艺人职业尊严而不惜付出生命代价的感人故事,演绎了廊坊这座城市的社会百态,深刻阐释了中华红木博大精深的文化精髓,展现了民族工匠专注执着的匠人精神。演出还原了“京作”红木制作的宏大规模,不少音乐都是根据搜集整理的冀中平原民歌、小调、古曲等创作而成的。(欣闻)

哈森新译作首发

本报讯 12月3日,《罗·乌力吉特古斯诗选》首发式在京举行。叶梅、林莽、高兴、宝音贺希格等参加首发式。罗·乌力吉特古斯是蒙古国“70后”女诗人,其诗选由哈森翻译,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推出。与会者认为,乌力吉特古斯的诗表达了当代女性真实的人生体验和对爱与自由的探寻,而哈森的精彩翻译让读者通过汉语感受到了蒙古国诗歌的独特魅力。(易明)

专家研讨叶炜小说

本报讯 近日,叶炜小说创作研讨会在曲阜召开。40余位作家评论家与会,围绕叶炜的“乡土中国三部曲”展开研讨。大家谈到,叶炜的创作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齐鲁文化的影响。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作品建构一个文学层面的“苏北鲁南”,反映近现代中国的百年乡土变迁。作家在创作上具有较好的文体自觉。与会评论家也肯定地指出了他创作中的不足。(欣闻)